

SHEHUIREN

# 社会人

## 拓荒人

一个女人，  
一个精神拓荒者，  
“打造”了两个男人的  
精神世界。◆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社会人·拓荒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闫成,跃燕,土夫,敦煌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00-9

I. 社… II. ①闫… ②跃 ③土… ④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084210 号

## 社会人

---

作 者:闫成 跃燕 土夫 敦煌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邓淑杰

装帧设计:赵 兵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90 千字

印 张:36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ISBN 7-5387-1600-9/I·1533

定 价:(全三册)79.80 元(单册定价:26.60 元)

## 引言

在我的故乡洲上,与童年好友万富文相见,真是百感交集。这位人生颇为坎坷的中年人,初婚两年丧妻,到了五十多岁再婚,我原以为那定是个幸福美满的晚婚,殊不知恰恰相反,却是让人肝胆俱裂。记得我与他相遇的那天晌午,阳光明媚,故乡的盛夏季节是最美丽的,田野里的庄稼,宅基地里的菜蔬,村前屋后的树木,一切都蓬蓬勃勃。我对老母亲说,要烧八菜一汤,等待他的到来。但家里亲友都悄声告诉我,万富文的婚姻是很特殊的,他们讲述了大概,就惊了天地泣了鬼神,奇怪,陡然间,就刮起了狂风,下起倾盆大雨,足足落了好几个钟点。

不过,到了下午,风停雨住了。太阳复出,天空中霞光万道煞是美丽,家前的大河涨满了水,映着村庄的房屋与树木,显得格外清新,特别让我惊讶的是,在树梢上停着一对羽毛亮丽的黄鹂鸟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远方的田野,在阳光下透明得如同一对玻璃翡翠鸟儿,那种情景只有在梦里见着……就在这时,我的好友万富文骑着一辆摩托车从万村赶来了。我迎出屋去,一时简直不敢认他,十多年前回故乡见过他一面,如今花蓬叶茂又逢君,他却显得又黑又瘦,肩膀佝偻,苍老了不少,惟有那双长长的眼睛还算有神,那八字眉倒挂着,显得忧郁,那薄薄的双唇上含着笑意也是十分勉强的。他郑重地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结婚请帖,然后,一颗泪水就掉在上面了。

这次我回乡两月,几乎每天都与他在一起。他一改童年时那

种谨慎寡言的脾气,对我滔滔不绝地叙述他的往事。他说在洲上人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有着他那样痛苦的精神历程,一个人到世上来走一遭,恐怕难免波折,但感悟坎坷使他懂得了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听后眼睛为之一亮,我想把它写出来或许对于自己和别人还是有用的。

下面便是他对我的详细叙述,断断续续地从秋天叙述到冬末。直到两年后的春天,我才把它整理成稿。是为引言。

## 第一章

于是我为过去的悲哀再悲哀  
忧郁地数着一件件痛苦往事  
把多少叹过的叹息计算出来  
像没有偿还的债务，再还一次

——莎士比亚

田野上的雾怎样形成？树林的风怎样让树叶簌簌？朝霞何时显露端倪？现在叙述我是怎么会爱上弟媳妇桂花的，这未必是它的真正开头。

那阵子，正是我女人驾返瑶池不久，我患了病。每当黄昏薄暮时分，我总喜欢依在大门口，或者坐在门槛上，呆望着西天的坠日。太阳正从那一片广袤的田野上沉下去，最后剩下的就是家父戴的帽子上那红珠玛瑙的一点。起风了，树梢起舞着无数只黑鸟，那是先辈的亡灵。两只大雁从我的头顶飞过，纸鸢似无声地飘落在太爷用金条置的十多亩的地里。我看见在暮色里有了穿蓝褂的女人向我走过来，我想上前招呼她。我知道那是我女人正从地里干活回来，我要赶快回屋替她沏茶。

我从门口转身回到堂屋里，在罩子灯的亮光下，我把表兄从上海带回的龙井茶罐取出来，揭开盖，嘴里唠叨着：二娘回来了？我在茶杯里放进茶叶，弟媳妇桂花随即就把热水充了进去，



说：我替你泡，当心烫手！这时，我的梦就醒了。我看到桂花站在我面前，脸上像水波似的荡起笑花，我心想：她怎么待我这么好？

她倒罢茶，还对我说：你是先喝茶，还是先吃饭？我说：那就先吃饭。她去灶间端饭菜去了，碗碟发出叮当的声响。我又跑到门口，天色更暗了。镰刀似的月光已挂在树梢头。在冥冥中，我想怎么就看见二娘了呢？人都说世上是没有魂灵的，可我怎么会见她的身影？精神也是物质的反映，如同蛙的存在让我听见了蛙鸣。

桂花画眉似的圆润而清亮的声音又响在我耳边：二伯，回家吃饭喽！而我头脑里依然想着二娘。应该说，二娘她是死了，唉，可怜的二娘！我再次回到堂屋，跟弟弟富贵、弟媳妇桂花还有侄女桃一起吃晚饭，一点儿也没滋味。我总想着：要是二娘活着那该多好！我总觉得饭桌上她也在吃饭，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褂子，头发虽像马鬃似的细长总收拢在一个光洁的巴巴髻里，显得既干净又体面。她总跟桂花一样，吃饭吃得飞快，最后一个上桌，最先一个下桌，然后就忙着倒洗脸水，那热乎乎的毛巾照例是第一个给我用的。不知怎的，这两天，我头脑里怎么都想着她呢？也许是开春了，我父亲说过，“春日多梦”。我的梦从夜晚延至白昼，没个尽头。

桂花他们还在用晚餐，我躲进自己的西厢房，这下没人来干扰我的思路，可以让我畅畅快快地想念二娘。

我又见到了那竹园里的草屋，我听见我在那草屋里呼喊二爷的声音。她在被家父锁上铁链的日子，我似乎变成了一只鸟，也只能叫唤一个声音：二娘，二娘，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声音呢！我只觉得这时的头颅爆炸了，疼得使自己要疯狂起来。突然，从天井通往西厢房的门像被风吹开似的，在油灯下我开始见到的仿

佛是桂花又仿佛是二娘那张圆脸和那炯炯闪亮的眼睛，她拿着药碗对我说什么……我仔细看，不对！哎呀！是二娘回来了，我喊了起来：二娘，我的老婆！你没有死呀！你没有被潮水冲走呀！你回来啦！哎呀呀！我太高兴了！……我冲上去，夺下她手里的药碗，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然后便去关房门。哪知她拉开房门，飞快地逃了出去。我便追出去，却被门槛绊了一下，我摔倒在地……后来是富贵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搀起我，我对他嚷着：富贵！我看见她了！快！去把二娘找回来！她没有死！真的！开始我以为是桂花，其实是她，二娘，她没有被潮水冲走了，活着！活着！哈哈哈哈哈……快去追！……太好了！……后来他给我灌了药，我在床上昏睡过去了……天亮后，他们叫来了医生，我对医生说：我确实见到二娘了，不是桂花，是二娘，她不是梳短发，脑后梳个巴巴髻，眼边有颗小痣……医生让我安静，不要说话，检查我的瞳孔，检查我的腿脚，又给我做算术题，后来他诊断我为因痛苦过度引起脑颅内病变，是器质性精神障碍引起的神经错乱，并非是精神分裂症，让我们放心。又开了新药，让我静养。

很快，我像做醒了大梦头脑清醒了。清晨鸡鸣时分，我起床，独自一人出门看田头。全家只有我能享受这份自由。那些日子，各村搞军事化，天蒙蒙亮时，村里就能听到一阵急剧的紧急集合的哨音。桂花和富贵从睡梦里惊醒，马上穿起衣服，顾不得擦把脸，从屋角里扛起锄头铁镢，懵懵懂懂地到大场上去集合。而我这个小学校代课老师，可以不凭体力得工分，况且我近来身体就欠佳，就更有理由不参加他们的紧急结合。

清早的田野间的空气像经过一夜浸泡，散发出一种青草的气息，淡淡的晨雾从田野四周飘散过来，向我的脸颊上喷洒着甘露，一种说不出的甜津津的滋味，仿佛能让我这个佝偻着肩膀未



老先衰的“夫子”挺起腰杆。晨雾在曙色里渐渐地消失着，露出那大片的秧田宛若丝绸般地展开去。

在那水田的尽头是条通往长江的柳清河。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祭祖，关于二娘的记忆应该从那天开始。那天，成群结队的庄户人就从这条河岸边走过，那是乡村里最盛大的节日了。天蒙蒙亮，各村各户的人都到河岸边聚队了。男人们挑着花担，担子里坐着活泼可爱的小孩，那担挑得旋转起来，孩子的笑声和观看的村人的笑声惊飞起躲在河岸边苇丛里的灰雁。有的圩里则让姑娘们打扮成鱼婆，头上戴花插簪身穿红衣红裤，衣裤都是用金色丝线滚边的；小伙子们便打扮成渔公，头戴两头翘翘的打鱼帽，帽边垂下穗子，红上衣的领口是斜开的，一只袖子插在腰间，与西藏人的穿法有点儿相似。他们手里拿着木桨划动着，渔婆则手捏红手绢儿舞蹈着，嘴里还唱着戏文。而有的圩出舞龙灯的人马，犹如从柳清河里钻出了一条蛟龙。还有挑茶叶担的人，穿着唱戏的衣服，一手执扇，空手肩担，担上前后各有十盏灯，挑担人就那么晃悠着，转动着，确有玩杂耍的本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在队伍最前列的担菩萨的人们，他们头扎红巾，面孔肃穆庄严，手执贴金纸的棍棒、铜球、刀箭，在阳光下闪着雪亮的光。他们是保驾菩萨的人，他们在观看者的眼目里也成了菩萨。一个个都恰似菩萨庙里的护卫金刚威风凛凛。当开道者鸣响铙枪后，全身着红的跑报者便冲向前来，他带着有病的人，和穷苦的人，跑到菩萨面前磕头还请，他们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或烛台，或香炉，甚至一只瓷缸，一只瓷碗上供，这便是对菩萨献上的孝心。他们呼喊着，跪在菩萨面前，哭得死去活来。

——菩萨呵，你还我一对眼睛吧，我眼睛快要瞎了，叫我怎么过日子呵……

——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你让我可怜的丈夫从床上起来

吧，他才三十岁，阎王不该收他去……

——菩萨呵，大慈大悲的菩萨，你让我媳妇生一个吧，老天爷，我求求你，我媳妇怀了十胎了，哪天才能生一个呢？

——菩萨呵，今年再不能早了，蝗虫又要来了，菩萨，行行好，给我们打点粮食吧……

那哭喊声，像大出殡一样，把来祭祖的外乡人也感染了，他们嘴里叨叨着：造孽，造孽，泪水就滴落在新衣新褂上……

我就是在这美丽、神圣而忧伤的日子里，被我家父与二娘的家父于嬉笑之间，与二娘定下终生。我那年才四岁，二娘也是四岁，我们被一个壮实的穿红衣的汉子挑着。我剃着桃子头，她头上扎两个尖尖角，我们的脸上都抹着白粉，嘴巴上擦着胭脂，眼心间还点着圆圆的红点儿，也许因为我们俩脸蛋儿长得胖，就被人围观着，说我们俩就像年画上的老寿星身边的两个手拿蟠桃的娃娃，太活泼可爱了。我是木讷的，而她却是那么大方，还不时地对人作眯眼，逗得大人们乐个不停。我父亲与她父亲也相视而笑。我父亲是个瘦脸，平时总是板着，但那天在太阳下，他那双小眼却像两条柳叶鱼那般游动起来，笑道：就让他俩成夫妻吧。美事！美事！她父亲用手托托圆圆的眼镜也连连点头。于是家父就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一切欢乐与痛苦。

我跟她是同在一个小学校里读书的。但我五岁始，已受家教。那时，父亲因为在上海的钱庄歇业，他那双细长的眼睛就眨巴个不停，终于决定把大半辈积攒的钱托上海的舅父买了美国发行的债券。开始明说到期用美金兑现的，所以他想美金是靠得住的，债券当即被抢购一空，后来美国人又说到期是用国内的金圆券兑现的。那时金圆券每天在跌价，父亲赶快给舅父打电话，让他把债券卖掉。但已损失不小，他把大部分钱赶紧投入国生棉纱公司。但那老板携款而逃台。父亲从此对在外做生意失去信心，

便回乡雇用些短工靠种田为生。他回家后，像私塾老师那样对年幼的我进行填鸭教育，每天要背诵《四书五经》，这样，当我读小学时，我的语文水平甚至超过了老师。于是，她就时常来问我生词造句啦，一词多解啦，等等。我自然对她悉心讲解。我们头靠近头在课桌前，班里就有人唱起了顺口溜：

三月蚕花黑白瓣  
开瓣收瓣几时间  
天暖一脱小青袄  
胖胖娃儿蹦出来

二娘姓施名小青，那诗自然是为我俩而做。初小学生自然胡诌不出，不知是哪个下作的长者。同学就围在我们俩旁边唱着、嚷着，她倒是不怕羞的，就直刮着自己的嘴巴，大声嚷着：你们羞不羞呀！我则急得哭了，去报告老师。

光阴似箭，很快地进入六十年代。那时我跟她都成了人民公社的两名社员。由于我一心想报考北大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梦破灭了，那时，我心灰意懒，只能在家捏锄头把。但我一直多病，身体很差，便跟小学校校长说情，好不容易成了一个代课老师。父亲仍然在花他解放前积攒的钱，在家里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每天必读《纲鉴》（一部以帝王观点记载的历史典籍），并继续对我传授中国历朝历代的至圣要旨，期望我能持之以恒钻研下去，以后能著书立说。对于中国古人的道德文章，我接受了很多。以至在我结婚时，父亲要求我能按传统婚俗来操办，我也未曾反对。施小青做新娘那天，穿着一条的确良西裤，当时是最为时髦的衣料，便在通往厨房灶间的劈柴上跪行而过，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她咬着牙进入了厨房，那双膝上早已烙上了道道血痕，血沿

着两裤滴下来，众人捂嘴在笑，以为是新娘月经来潮了。她还是装着笑脸，进了厨房，边搅淘米缸边唱那首百年不衰的吉祥歌：巫水缸里搂搂稠，养条猪子大似牛，杀了八担肉，熬了九担油，一年到头不要买猪油……

就这样，她进了我家门。我们的婚姻在当初可算是可以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平时一直对她没有什么欲望，但当我在新房里揭开她头遮的红布时，她痴痴地对我微笑着，像一朵艳丽的花朵绽开她那最初的最新鲜最迷人的花瓣。我的心开始有点迷乱。当她躺到婚床上，那红木床上镌刻的鸟儿，在红烛里闪闪发亮，那床帘上方垂挂的彩穗儿和香包都散发出馥郁的芬芳，我的手抚摸着她的身体，就有了想解开她的衣服的欲望。在幽暗的烛光中，我突然见到她那洁白如玉的肉体，我霎时觉得有点儿晕眩，她蜷缩在那儿，用双臂遮着自己的双乳，曲着腿遮着自己的下部，结果那胸脯则显得特别的丰满，那腿连着臀部便像山峰似的突兀在那里，更引起我要揭开异性秘密的欲求。平时显得斯文的我，一下变得不可思议。我不费什么气力掰开了她的双臂，幻觉中仿佛用我自己的双臂代替她的双臂，我的双腿代替她的双腿，我们完全连接成一个人了……老人说，蛇的交配时间最长，那么我们就像两条蛇紧贴在一起，一夜我的性欲起了三次高潮……我庆幸对她意想不到的深厚情感，我深信到了明年春天，我准能看见她那挺起的肚子，那将给我父亲，给我，带来无比的欢欣。

二娘依然每月见红。对于我倒没有什么过多的负担，如今婚后两三年生儿育女的不乏其人。但父亲却是十分焦急。他时常对我说，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结婚不是为传后的。他一直在我身边嘀咕，使我的精神也不安起来。我对父亲说：我在小学校听到一位老师说：河蚌是大凉的，不可多吃，吃多了婚后便会绝育的。当时我听罢也就过去了，而

现在我婚后一年多未能有后，岂非河蚌之故呢？我在十六岁时曾染过一次眼疾，眼睛红肿得如桃子一般，半个月也退不下来，母亲那时还在，说这是内火太重所致，便一日三餐只吃河蚌，后来眼睛就消了肿。母亲怕我还会复发，继而不停地食用河蚌。会不会……

父亲阴沉着脸说：你不要胡说八道，哪有吃河蚌的就没有嗣后的。昏话！听算命瞎子的，持之以恒。

唉唉，我们在期盼嗣后，哪知二娘不久就疯了呢！……

二伯——回家吃饭啰！——桂花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她站在我的后面，那双麻雀似圆圆的眼睛朝我直转悠。她双手往后一背，打量着我，嘴一抿，笑道：我看你在看柳清河，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对吗？

没什么，没，没……我是出来透透空气的。

回去吧！我跟富贵都从地里回来了，看你还没回来。

今天……出来功夫长了点……

昨夜睡得还好吗？她斜着头问我。

好，好，梦都没有。

我可是有许多许多梦呢！她对我笑道。

还是有梦的好呀！我说。

我跟着她回到屋里，见她早已把早饭都张罗好了。她从铁锅里——替我、富贵和她女儿桃盛粥。我弟富贵的一只脚就搁在长板凳上，显得气急败坏的样子。反正，这些天，他总是这样，不知为什么时常发火。他嘴里总是叨叨着那句话，我们家小土地出租，成分不算高，父母临死前看病花完了积蓄，现在我们家算得上贫下中农了！在生产队当不上队长，担任个记工员也不够格吗？多几个工分也好呀！

唉，我解释着，父亲过世了，按说兄嫂应该支撑这个家。要

是你嫂子在，她身体原本是极好的，她能像男人那样，一天干八九个工！可她……

我弟砰地又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撂，骂我也像疯了似的，叨叨二娘怎么没完没了的。

我总是忍着。不过，那天晚餐时我忍不住地用眼睛瞪着弟，我说我心里难受，我不说想念她，我就觉得对不起她，老天也给我张个嘴巴。我知道自己对我弟的态度也是凶狠的，不然我的双眼不会涌出泪花！

桂花那双明亮的目光朝我们俩扫了扫，然后，她那嘴巴朝丈夫撇了撇，对我说：二伯，你心里有苦，你就吐出来，心里可以舒坦些，啊？然后她就托着那蓝边碗旋转着，呼噜噜地喝着玉米糊糊。

我简直对她感激涕零了！古人说见善自存，见不善自省，人应有忠恕之心。我认为这到一百年后也是不错的。我不能在心底积压自己的恶行，那时自己以为在行善，后省悟过来委实行恶，于是罪恶宛若毒蛇天天都在吞噬着我的心，我要把它吐出来。我没有脸面向村人去刺刀见红，但在家里关着门，我向你们自责、忏悔我的罪，难道是不应该的吗？

我说我该让全家知道，二娘是怎么疯的？这就要先说她的父亲。她父亲平时是个极为慈爱的人，戴一付轻度近视眼镜，脸皮白嫩，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在镇上做布店生意，但也逃不脱一九四八年春那场“全洲动员抽壮丁”。他躲进了施家圩的苇丛里，就此失踪。解放后突然出现在洲上。由于有文化又在城里做过小生意，能算得上有能力的人，进了乡政府当上了统计员。但村里人都不知他平时为什么爱看侦探小说，那姑且作为他的兴趣吧。“文革”要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反映情况，说他平时人很正常，怎么会对×××说，他是受人委派，有一项特殊使命要完



成，要把对面长江当中小山里军事布防摸清楚，一定要摸清楚，有个组织等着要，至于什么组织我也不能告诉你。公社马上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证明他不只是对一个人讲过，居然对江边好几个船老大都说过。特务活动怎么会这样明目张胆？他平时是极严肃的人，也决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这样他被定为特嫌进行审查。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他对此供认不讳，而且他还说他曾经好几次要乘船到山口去侦探情况，后来没有成功，便画了个地形图，标明山口位置，等他完成了山洞调查，他要把情报都报告给国内联系人×××，然后由他的联系人交到苏联去。他托托那琇镞架眼镜说：一切如实招供，你们判我多少年，我没有怨言。他岂非精神失常了？但调查下来，他确是个正常人。这真是件奇案呀！

这事在洲上掀起轩然大波。没想到在施家圩深藏着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涉外特务。为了查清他的罪行，在一天清早二娘就被人捉走了。她被关押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清队办公室的头头亲自找她谈话，让她提供其父其它罪行。她就是不开口，于是她被剃成阴阳头带到万村祠堂来接受批斗。以前祠堂是惩处家族逆臣的地方，现在又在惩处一个民族的“忤逆者”了。那里原有的菩萨、供桌、幕帏、匾垫、关公像、家谱等等均被砸“四旧”化为灰烬。四周几间居住远道而来的祭祖者的房子都是空荡荡的。这会儿，潮水似的人把祠堂挤得水泄不通了。她被绑着，对众人说：我只晓得我爸解放前夕参加过地下进步组织，他不可能是特务！我在一片口号声中走上了台，我下决心要把她解放出来，我对她说：二娘，我是富文，公社领导找我谈过话，要你承认父亲的问题，你若是愿意与他划清界线，他们马上就放了你，要是你顽抗到底，我就与你一刀两断，离婚！

顿时，我看她像一个纸鸢那般摇晃着，就咚地跌倒在祠堂的方砖地上。那些口号声，她也许没有听见。她昏迷着，被他们抬

到办公室写材料，她却是一句话也没有。中午、晚上有人替她送来饭，她也一点不吃，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这样她在办公室的小间里关了几夭，等他们送她回家时，她已经疯了。她的双眼发直不认人，却总在傻笑。

想想吧，就是我在会上那要与她离婚的几个字，就像几颗子弹，把她一下击倒了，把他的精神的弓弦打断了。人本来是靠这弓弦生活着的。我当时怎么能知道，我的罪孽是如此之大，在顷刻间就能让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一下失去了理智。我竟然是如此残酷，让一个正当青春勃发的善良而美丽的女人一下变成不省人事的“植物人”，后来又变成了疯狂的“动物人”。二娘，如果你在天之魂还灵验，那么你就像雷公那样对我发出惊天的吼声吧，像雷婆那样执起锋利的宝剑，一下把我劈死吧！劈死吧！我这个万秀才怎么变成了一个刽子手呢？我为什么会那样对待你，我总不能跟一个苏修特务划不清界线呀，再说那时人们一边在批判封、资、修，一边却是那样本能地遵从：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我能逆领导的旨意而蠢动，成为谄君的小人吗？

我说着，早已泪流满面。而在堂屋里，桂花则低声地啜泣着。我知道，只有善良的人，在这种时候，才愿为我的罪过流下热泪，发出泣声，那便是分解着我的痛苦。我被别人认为是有罪的，我心里才觉得坦然一些，我听到别人的哭声，才在心灵中感到别人也许也宽恕了我的罪过。这时也许罩子灯里的油干涸了，或许夜风越刮越紧，那光线变得越来越黯淡，但我眼前西厢房墙头的那巨大的桂花树的阴影却越来越明晰，摇晃得更加剧烈。二娘呵，我是知道你是有灵的，你是在伸张自己的不幸呀！……

堂屋里，我弟那巨大的身影站了起来，显得不耐烦地说：好吧！你的怨与苦也吐了，以后你就别再叨叨你的二娘啦！听见

嘛！

我愣愣地看着他，我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说：桃他爸，这，这不是我罪过的全部，关于二娘……

他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疯子！你也是疯子！这些话你再提，不觉丢自己的脸吗？

我不再吭声。

桂花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他把烟蒂往地上狠狠一摔，回屋睡觉去了。

恼人的春天的夜晚，我喜欢到竹园的草屋旁徘徊。竹园对我来说是个魔鬼的世界，弯月儿在云层里如同一把镰刀，随时随地都会坠落下来，斫到我的头上。在夜风中那竹林浓浓的影子无论哪一团都像二娘对我伸出的巨大的双手，她要卡死我，而我明知这样，却愿意受到应有的惩罚。我随着自己的影子向竹林的小河坎旁走去，站在那儿，想象着二娘当时是怎样从这里投下水去，就此成了水鬼。这会儿，我就觉得在我的背后有一股阴风吹来，推着我，也要让我向前跨去，去同二娘一起做伴。

忽然间，我觉得一阵颤栗，有一双手拉住我，说：二伯，你要干什么呢？我回过身来，见桂花站在我的旁边，依然是笑着，对我说话。我忙对她解释：没，没事，我只是头疼，出来透透空气的。我发现她已不止一次这样盯着我，生怕我会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一次，她却沒有劝我别胡思乱想，而是把散发往耳朵后一掖，微笑道：二伯，你心里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就统统说出来吧，说出来，你的病就全好了。

呵呵！是这样的！我惊诧地看着她，我觉得这仿佛是一个医生对病人说的话。我何以不想摆脱心中的痛苦呢！那种痛苦就像整天要作呕一样，但又呕不出，有一块石头梗在我的心头上，让